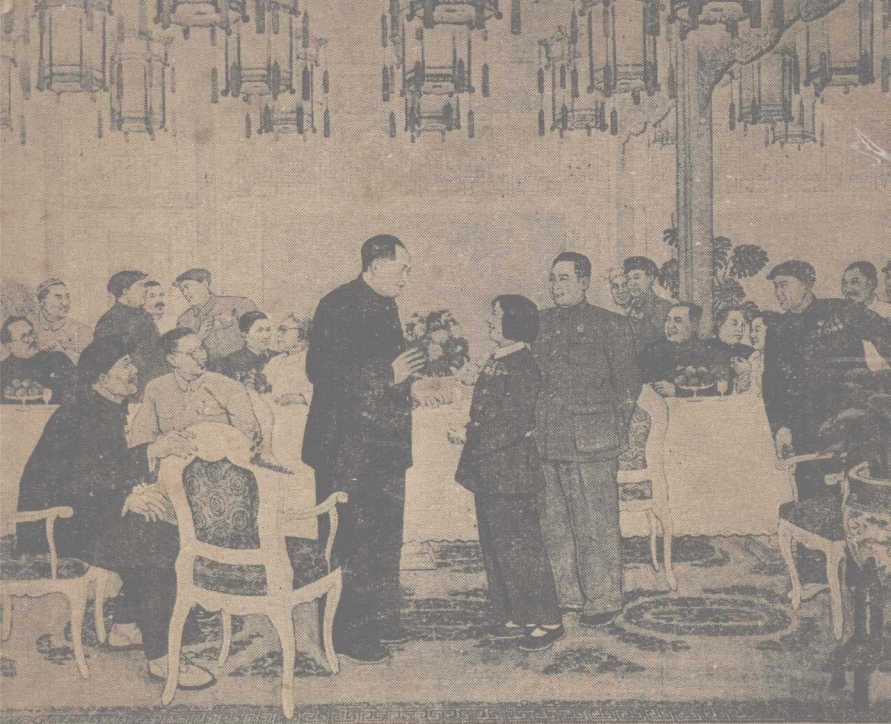




模範婦女

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出版

模範婦女

編輯者：

中華全國民主婦女
聯合會宣傳教育部

出版者：

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

一九五一年三月出版

1—5,000

目 錄

人民的好女兒趙桂蘭·····	『人民日報』(一一)
新中國第一個女司機田桂英·····	陳 迹(一〇)
常永芬和她的技術學校·····	吳 央(一六)
團結生產的旗幟閻金芬·····	夏景凡(二一)
女工紡紗能手朱玖·····	『人民日報』(二七)
女拖拉機手梁軍·····	『人民日報』(三二)
傑出的農業勞動模範郭淑貞·····	蕭 理(三六)
王淑鸞和她的莊稼·····	『人民日報』(四三)
摩些族的好女兒·····	吳元英(四八)
出色的農業能手王青梅·····	王德瑞(五四)

人民的特等戰鬥英雄郭俊卿·····	何哉（六〇）
游擊女英雄涂勳·····	曾克鳳（六八）
女功臣李蘭貞·····	『人民日報』（七三）
潁河春修女勞動英雄高玉梅·····	『人民日報』（七六）
湖南省農民協會委員匡蓮英·····	羅光裳（七九）
治黃綫上的婦女旗幟王秀榮·····	君謙（八四）
人民的女教師郎潔華·····	鄭毅（八九）
旅大特等識字模範劉梅蘭·····	周耀東（九五）
	唐簡

人民的好女兒趙桂蘭

她保持了自己的黨性



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，大連建新工廠下工的汽笛已經響了。趙桂蘭從一個工作室走出來，手裏拿着一包雷汞，準備送到配置室去。走到離配置室還有二十幾步，她忽然腦子發暈，眼前一陣黑，身子站不穩了。她剛想到『不好』，摔倒了『雷汞』要爆炸……，她已經支持不住而倒下去了。

『雷汞要爆炸！』好像什麼人大叫了這麼一聲似的，她下意識的想要把雷汞扔出去。在這生死交關的一刹那，像一道閃光掠過她的心頭，她記起了上黨課時同志們曾

認真教育過她的話：「在黨的利益與個人利益發生矛盾時，應該毫不猶疑地服從黨的利益，犧牲個人。」這時候，她就清晰地看見了她心愛的工廠：二十步前邊就是工作室，裏邊全是爆炸性的化學藥品，那裏發生了爆炸就會波及全廠，附近就是倉庫……這些都是人民寶貴的財產。她下了決心：『不能扔！』『不能扔！』她閉緊眼睛，用全身的力量狠狠握住那包雷汞。終於，『轟』的一聲，附近的玻璃震碎了，趙桂蘭倒在血泊裏了。

布爾什維克的優越品質，支持她戰勝非人所能忍的痛苦

工友們飛跑過來，用棉被包住她送上汽車的時候，趙桂蘭已經變成了一個血人：她的左臂的一半炸飛了，骨頭伸在外邊；右臂關節上下的肌肉已經炸爛，血管被炸斷；臉上、頭上的傷口往外翻着，汨汨地流着血；嘴唇裂開了；胸部也受了傷。

工友們看着她，大家都哭了。

她沒有哭，沒有叫，極力使自己鎮靜。痛極了的時候，悄悄告訴她的哥哥說：「快點走啊！」

在工廠醫院裏，實行了緊急手術。左臂割斷了。頭部和胸部都用紗布包紮起來。右臂綁在木板上，失去了知覺。她因流血過多，體溫下降，脈搏一百二十次。大家盯住大夫的臉，但大夫只默默的搖了搖頭。

麻藥效用過去以後，她躺在床上痛得難以忍受，緊咬住牙關，汗像雨點一樣從臉上流下來，血浸透了紗布，體溫上升到四十一度，她由於劇烈的痛苦而掙扎着，不能睡，不能吃，傷口在很厲害的發炎。就這樣，在非人忍受的痛苦裏煎熬了一夜，她沒有喊叫一聲。

『只要心臟還在跳動，就能爲黨工作！』

第二天她剛剛能忍住一些，就困難地用低微的聲音問她的哥哥什麼時候能出院，還能不能工作。她哥哥忍住悲痛說：『你能工作，再住一個月就回工廠。』她安心地說：『那就好，我能工作就行！』哥哥的淚止不住地流下來了。

動手術後的第四天，劇烈的痛苦稍微減輕，趙桂蘭的知覺開始清醒。她發覺左胳膊有點發輕，趁着哥哥出去，她用左腿把被子支起來一看，左手沒有了！她不由自主

地一陣心酸，傷心地哭起來。哥哥進來搶着問：『妹妹，怎麼了？』她沒出聲，眼含着淚水瞅着哥哥，一會兒她沉重地說：『哥哥，手沒有了！』她哥哥心裏像一陣刀攪，差一點也哭出來，他竭力壓制下去。她却第一次放聲痛哭起來。

建新黨總支副書記錢同志來了，問她：『趙桂蘭同志，你爲什麼哭？』趙桂蘭沉痛地說：『我的手沒有了！我再也不能工作了。黨白白培養了我。我文化太低，往後再不能爲黨多做工作了。』總支副書記安慰她說：『你爲工作負傷是光榮的，人民愛護你，同情你。黨有各種工作，會分配給你適當的工作的。』接着他就給她講了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』的故事，告訴她，保爾·柯察金由於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，在艱苦的鬥爭中表現了高度的忘我精神，眼睛瞎了，手足癱瘓了，他還繼續工作着。只要生命還沒有完全熄滅，只要他的心臟還在跳動，思想還在活動，他就不停止爲黨爲革命事業獻身。錢同志又給她講了帥大姐和『只不過是愛情』裏面戈里高禮的故事。

趙桂蘭相信了總支副書記的話，認識到只要心臟還在跳動，就能爲黨工作，她就再沒有淌過淚，沒有爲自己的殘廢感傷過。她的身上好像注入了一種什麼不可抵禦的力量。

黨愛護自己的好女兒

工廠黨的負責同志不分日夜，冒着風雪來看她，給她講保爾·柯察金、丹娘、王化南，『真正的人』裏面的阿歷克賽的武事，支持她向痛苦作鬥爭。

工廠請了五位有名的大夫來會診。爲了保留趙桂蘭的右手，中蘇醫院外科主任醫師弗列依舍爾就用他全部知識和經驗，負起了這個神聖的任務。他說：『不能讓一個跟我們友好的、中國的年青正直的女工和愛國者，變成一個完全殘廢的人。』

她的右臂雖然保存下來，但綁在木板上，直直地不能動彈，也不能回彎，像一根木棍一樣。弗列依舍爾想：這樣一個女孩子，僅僅剩一隻手，如果再不會動，將來吃飯、穿衣的時候她會苦惱。他決心幫助她解除這苦惱，於是就開始了右臂接筋的手術。二月七日再動手術，把她右腹部的皮膚，用莖植皮術補到右臂缺皮的創傷上去。從此她的右臂和腹部縫在一起了。她的手沉重地壓在肚子上，使她喘不過氣來。二月二十四日第三次動手術，把莖植皮全部割離，這一次針口疼痛的使她彎着腰過了八天八夜。

她疼的滿頭冷汗，直到失去知覺，她不肯呻吟，不願因自己的痛苦而影響別人。黨愛護自己的好女兒，中共旅大區黨委書記歐陽欽，行署主席韓光，總工會主席郭述申，旅大市毛市長，旅大婦聯主席吳亞南等都先後不斷來看望她，給她安慰和鼓勵，說她是人民的好女兒，黨的優秀黨員；勸她好好養病：『等你傷好以後，到黨校來學習，幫助你提高政治和文化，把你培養成爲更能發揮你的智慧的人材。』

她具有光芒四射的革命樂觀主義

趙桂蘭明白了自己生活和鬥爭的目的，因此在最嚴重的關頭，沒有顧及到自己的犧牲，保持了自己的黨性，這也就是她能戰勝痛苦的原因。因而，她能經常保持愉快。這就是她的樂觀主義。

她常對人講：『我想起過去受的苦，也不知道從那裏來的這麼足的勁，要好好幹，多生產！』她七八歲就拾草拾糞，全家勞動，種點莊稼還是混不上吃喝，妹妹、弟弟都餓死了。九歲從山東安邱跑到大連，父親和哥哥進工廠當勞工和學徒，她就在日本蘋果園裏包蘋果，也曾要過飯，當過苦工。她親眼看見過窮人病了不能進醫院，

死了用破草蓆捲一捲扔到溝裏……。

蘇軍解放了大連，她看到了光明。一九四八年正月，她進了建新工廠，就把工廠當做自己的家。她的工作熱情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也引起了黨的注意。她很快地接受了黨的教育，一九四八年十二月，就光榮的成為中共黨員。從此，她工作得更起勁，更愛工廠了。

她本來是個文盲，一個字也不認識，到工廠後才參加了學習。因為她懂得不識字的痛苦，所以她總是緊張的，用盡心力來學習。在她入黨第二天，她就拿着一個小筆記本找到工會沈新裕同志那裏，讓他把她入黨的時間，介紹人的姓名，過組織生活時間及本身日常所要注意的問題等都寫下來。她說：『沈主任，我要把你寫的這些字，一個一個的都認識了，而且還要會寫下來。』

她調到化學配置室學技術時，碰上那位女師傅不大願意教徒弟。他心裏想：『老苦悶不頂事，還是先把自己文化提高，能記住各種化學藥品名稱，再留心看人家怎麼配，慢慢學吧。』她瞅着女師傅高興了就多問，抽空就學習寫字。她已經能把化學藥品名稱和分量寫成單子，貼在牆上，有時忘了就抬頭看看牆，這樣克服了困難。

她的大哥在建新工廠裏做一手好活，但是不肯學習。趙桂蘭接受黨的任務，要來影響他，改造他。有一次，趙桂蘭問他：『你工作怎樣，有沒有興趣？』大哥把眼珠一楞說：『幹活吃飯唄，什麼興來興去的！』趙桂蘭一笑，又接着說：『你們那裏誰幹活頂好，學習的頂好？你應該跟那些頂好的學習才行。』大哥又用眼珠子把妹妹一楞，說：『我幹活也不弱呵，八成比你強的多！』大哥一聽學習，就不耐煩了，所以妹妹說一句他就頂一句。妹妹可不發火，耐着性子跟大哥講道理。不到半年，大哥思想打通了，不但參加了學習，在生產上也立了功，並且被吸收入了黨。

趙桂蘭對於工友們非常關心，肯幫助人解決困難，尤其能從政治上給人以幫助。她由於沒有個人打算，所以總是愉快的。

戰勝敵人，前進！

一九五〇年『五一』的前夜，趙桂蘭出院了。她恢復了健康。她的頭上和嘴邊僅有兩塊很小的光榮記號，胸前開刀處也長平了。左手按上了假手。斷了筋的右臂不僅保存下來，而且能屈能伸，能握住花束，能掀開書本，能夠寫字了！

氣。

任何的不幸和痛苦，並沒有把她嚇倒，沒有絲毫損傷她的堅強的意志和鬥爭的勇氣。

趙桂蘭的名字迅速的傳遍了全國。當她睡在醫院的時候，全國各地的慰問信不斷地流到醫院去，偉大的弟兄們的熱情溫暖着她。當她痊癒了，出現在羣衆面前的時候，坐着火車來到北京參加勞模代表會議的時候，到處可以聽見人們對她的歡呼。趙桂蘭把光榮帶給工人階級，帶給黨；而人民也把光榮給予趙桂蘭。

她已經參加旅大的黨校學習了。她牢牢記住今年六月間周恩來總理握住她的手告訴她的話：『要勇敢，還要有智慧。你做到了第一步，以後還要好好學習，有了智慧才能更好地爲黨工作。』爲了給黨做更多的工作，趙桂蘭正愉快而辛勤地學習着。

（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九日「人民日報」）

新中國第一個女司機田桂英

陳迹

田桂英上北京，到處受人歡迎



在一輛臥車的房間裏，十來個工人團團圍着一個人，共同要求一件事情：『請你給咱簽個名吧！』給這些人簽過了，車箱外面又有人嚷着同樣的要求。這個被人熱烈歡迎，不停地給人簽名留言的人，就是新中國第一個女司機——田桂英。九月二十一日，她從瀋陽和全東北英雄模範代表們乘着這列車，到北京參加全國工農兵勞動模範代表會議。她爲什麼到處受人歡迎呢？哈爾濱鐵路系統的女同志唐雲英說得好：『因爲你給咱婦女參加重工業建設做了榜樣，是咱們

的一面旗。」

「誰給咱這樣光榮？是毛主席，共產黨。」

田桂英覺得她這樣光榮地到北京去，看毛主席，在過去是做夢也想不到的。這個漁家出身的姑娘，從七歲開始，就在汪洋大海上搖船、把舵、撒網，起早貪黑的在風吹雨打下捕魚，抓螃蟹，撈海蠣子。但偽滿時代的苛捐雜稅太重，全家老小得不到溫飽，她只好改行當印刷工人、飯堂賣票員。那時候，她僅知道勤苦幹活，養活父母；再就是多賺幾個錢，買些絲線綉個出閣枕頭，將來一輩子總算有依靠。她想着一幾年來受壓迫的痛苦生活和自己的幼稚想法，又看到今天這樣受人歡迎，有了這樣光榮，她激動地重覆着說：「要不是毛主席，共產黨領導咱翻身，要不是蘇聯同志培養咱學習開火車，咱怎能擺脫過去的枷鎖？怎能有今天這樣的光榮？」

「到北京，看毛主席，感謝毛主席救了咱，給咱光榮。」這是田桂英早就有的心願。這些年，她聽見工人模範常常見到毛主席，心裏老希望：「咱幾時能見着毛主席呵！」旅大電車女司機林先培，曾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「我看見毛主席」的文章，田

桂英看了一遍又一遍，捨不得放下來。她每次想到毛主席，就感到有一股力量，推動着她艱苦學習司機工作。她聽說這次到北京，可以見到毛主席，高興得連話都說不出來，她問她的同伴：看見毛主席，該說什麼話？女司機程淑蘭說：『見到毛主席，一定要代表咱們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！』

田桂英正確掌握了開火車的技術

列車向關內飛快地駛去，大地上一片海似的高粱，向車窗反射着美麗的朱紅彩色，駕駛着這列車的田桂英，俯視着豐富的東北原野，露出幸福的微笑。特等勞動英雄、鐵牛運動旗手杜先揚，從另一個房間走進來，和田桂英暢談開車的實際經驗。當杜先揚問田桂英平常怎樣操縱機車、防止空轉，怎樣焚火、給油時，田桂英滔滔不絕地答覆着，並連說：『咱們「三八號」要向你學習！』杜先揚聽着她的回答，不斷地發出讚語：『行，真成！』田桂英一面說話，一面仔細觀察着一張長方形的黝黑色卡片，在卡片封面印有金黃色的字樣：『蒸汽機車司機證明書』，裏面橫印着鮮明的中蘇兩國文字：『查田桂英，確實經過鐵道部所規定之蒸汽機車司機理論及實際考試及